

還俗記(一)

鈕先銘

非將曹沫寬心蹟，百折何嘗壯志休？
敢誓孤忠盟日月，豈甘宿命寄蜉蝣！
將軍一誤千秋恨，白骨成堆萬世仇！
觸目儘多腸斷處，傷心偏過舊碉樓。

——重過下關

這是我三十年前在南京做和尚所作的詩中最後一首。我不是詩人，對這一方面的天份也很低，但我却非常的歡喜中國的舊詩詞，所以有的時候也作無病呻吟的哼哼幾句；可是在永清寺也好，在鷄鳴寺也好，更是我一生最易呻吟的時間，所以就寫了許多的詩，可惜有一段時間，根本找不到紙筆，因此也就沒有紀錄下來，也許以我的詩，並無紀錄的價值。

可是我離開鷄鳴寺最後一首在南京的詩，我此時還是得獻醜拿出來。以詩論詩，也許是連邊兒都沒有摸着；但，這是寫實，是反映敗戰後心理的一幅寫真，我自認為並不是無病呻吟！

可是我離開鷄鳴寺最後一首在南京的詩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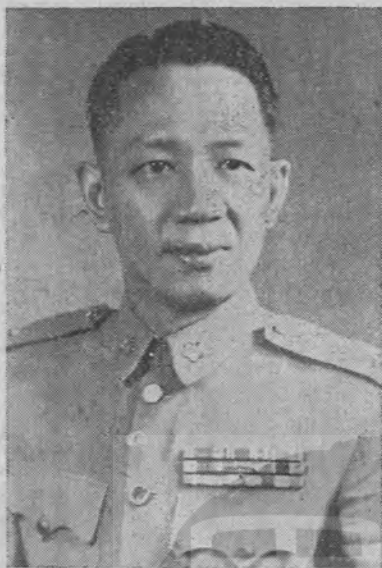
我此時還是得獻醜拿出來。以詩論詩，也許是連邊兒都沒有摸着；但，這是寫實，是反映敗戰後心理的一幅寫真，我自認為並不是無病呻吟！

三十萬軍民被虐殺

這首七律的前四句，是寫我自己，也是八月爲僧，結束的最後寫照，不必再詳加註釋。將軍一誤是寫唐生智，一位臨危拜命的主帥，上對國家領袖，下對孤軍的數十萬守軍和人民，而一開口便說要守六個月，結果只比六天多了一天，這是殺無赦的罪。他個人的功過不談，三十萬軍民的被虐殺，這一門子賬，都該寫在他的身上。

勝敗本是兵家的常事，何況還在抗戰的第二回合——第一回合是淞滬——，判斷假設不發生錯誤，下關浦口雖有一江之隔，但這是我軍的大後方；江陰早已封鎖，船隻並不缺乏，即使是想背城借一，也該將老百姓多疎散一點，何至於會弄得來「白骨成堆萬世仇」呢！

唐生智是官拜上將，我當時只是一個少中校軍官，當然是無從來和他接近，所以可以說對他是一無認識，爾後在後方倒也見過面，可是我不打聽他，正和我工兵營的同仁，在南京籠城戰後，從沒有打聽過我，是一樣的心情。乃弟唐生明却是我們的「白相道裏」，一直到大陸陷匪止，我們都有來往。生明於抗戰期間，曾附汪記僞府，勝利後却以潛伏份子的身份，照樣活躍於上流社會。我們既是要要的朋友，當然也從沒有向他去追根問過底細。在大陸淪陷後，民國四十一、二年間，我奉鄭介民將軍之命有事於香港；想不到在尖沙嘴一下就遇到了生明，死拖活拉的要我到他家裏去玩玩，本來就是麻將搭子，舊友重逢，再來個四圈兒也無所謂。孰知一到他家，却



作者還俗後重着戎裝照

大談其政治。據他吹牛說，毛匪是他的老師，他的三樓就有一部電臺，馬上可以發電給粵匪葉劍英，他要派專車來深圳接我們到廣州去談談。

唐生智兄弟的嘴臉

我和葉匪劍英本是軍事調處執行部會議席上的對頭，焉用唐生明來介紹？所以我沒有正面答復生明，而我却說：

「上次抗戰，你老哥是地下工作人員，這次大概又是同樣的任務吧！何敬公何嘗不是你的老師？也該去晉謁一下，明天我們一同去臺北，入境證包在我的身上，戴雨農先生不在了，現在是鄭介民先生在管，我來的時候，他還囑我捎個信兒給你呢。」

生明一聽話兒不對頭，沒有敢再說下去，結果我們並沒有上麻將桌子，只是留我吃了一頓便飯，在座只有明星出身的太太徐來和那一花一葉的張小姐。

唐氏這一對寶貝兄弟，是牆上鴉，見風倒，只怪我交錯了朋友！我假設早知道將軍之為人，祇要加一點兒警惕，那二十三隻橡皮舟，應就有所戒備了，那裏會讓我做八個月的和尚？我當時率領的工兵營，本有二十四艘橡皮舟，因為唐生智的命令是要破釜沉舟，所以被別部的部隊燒掉了。

我在南京削髮為僧是為期八月，應分為兩個時期。前三個月是在江邊的永清寺，後五個多月是隨着守印師叔和師兄二空歸回到臺城的鷓鴣寺，其詳情我都寫在拙作「空門行腳」的記載中。當我們計劃從鄉間遷進城的時候，一方面是

為了瞎子師叔的行動方便，另一方面是想轉移駐守城門敵兵的注意力，我們特別找了一把舊藤椅，臨時紮成一頂轎子，抬着老和尚進城的。

和尚雖假菩薩却真

我從永清寺抬着守印師叔的轎子從中央門進入南京城，當時進入城門必先在城門口扎一針防疫針，對於扎針，一般老百姓都覺得有點兒痛，因為這一張防疫證明書同時也可以當成通行證，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忍受了。其實我能安全進城已經夠了，來到鷓鴣寺後，根本沒有打算再出山門。和尚雖假，而菩薩却真，離此我就會失去保護；這是守志師傅對我的訓示，也是鐵定不變的法則。可是在四五月間，又有警察來通知要所有的和尚再去打防疫針。為了這件事我和二空不得不重作慎密的考慮，防疫注射證既有通行的效力，若是不在，萬一有事，我便喪失了機動性。去打針吧！設若因此而被發現我的偽真，豈不糟糕！

但我們研討的結果，還是決定去扎一針；因為我得隨時打算逃出陷區，必須保持着最高的機動性才好。為了以策安全，我們訂定了一個週密的計劃；第一、在我個人的偽裝上，必須先下一番工夫。時令已屆春和氣煖，若再戴一頂僧帽，似乎是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，但若脫帽而頭頂上又無戒疤，那末會不會使人生疑？那都是很大的問題。在衆僧的計劃之下，要我先理了一次髮，但不要剃成光頭，而是略為保留一點長度，在感覺上雖是一個光頭和尚，却又像很久沒有理髮的模樣。然後再在頭頂心中，用拔毛的鉗子，

鉗去一些頭髮，隱若的使它類似有些香洞。這樣在一眼看去，便不會被人生疑。然而我們對這種作法並不能完全放心，所以二空又先派了丹鳳街下院的一位和尚去打頭陣，作了一次斥候的偵察；然後我才夾在諸和尚的中間去接受防疫注射。

其實我們這種費神的工作，都是多餘的事；因為執行注射的人員，根本沒有鬼子在內，大家既是中國人，誰也不願找誰的麻煩，扎一針本可以很容易的過關的。可是因為當時的南京，在財力和物力上都無法有相片，為了防止注射證的冒領和冒用，因此在注射證的一欄裏，必須要填明年齡和特徵。假設我果真拐了一條腿，或瞎了一隻眼，甚至於臉上有個大疤，那倒反而容易填寫了。可惜的是我五官端正，頭角方圓，平凡得來絲毫找不出一點特徵來，使得那負責填寫的人員，無從下筆，就不得不多看我兩眼。這却使二空和其他的和尚都急得變了臉色，生恐我被看出了皮漏。所幸我前面已經說過，大家都是中國人，何



作者在南京鷓鴣寺苦修避難照片

必爲日本鬼子賣死力，能馬虎也就馬虎過去了。

防疫注射別有原因

鬼子兵在南京爲什麼一再的要注射防疫針呢？是那樣的重視淪陷區的人民衛生麼？當然不會是如此的簡單。在此我們不要忘記了南京的大屠殺，據非正式的統計是近三十萬人；在我所寫的「空門行腳」中，大灣子黑夜的掃射，就有兩萬多個屍體，這僅不過占總數的十五分之一而已。其餘在南京城的內外，可以說是，無處沒有被殺害的軍民。這些被殺害的屍體，縱使已加以善後的處理和掩埋，却也是極爲草率的；「大難之後必有瘟疫」，這是中國的老話，鬼子既在南京駐有重兵，當然生怕受到傳染，所以才一再嚴厲的施行着防疫注射，那裏是爲了中國老百姓的死活！

我之所以非冒險以去接受注射不可者，無非是爲了保留爾後的行動自由。其實我們還是估計錯誤了，守志師傅偕約我逃出南京城，確實是需要一張通行證；可是那張正式的許可證，是日本憲兵隊所發的，而並不是用防疫證所能代用。

在空門行腳的末節，我僅僅寫了匆匆的離開了鷄鳴寺；這似乎將「空門行腳」結束得過份的草率了一點，所以我又重新來寫還俗記，以補充前文的不足。

走出鷄鳴寺的山門

我隨同守志師傅走出了鷄鳴寺的山門，一轉彎便進入到成賢街的大道。鷄鳴寺的山門有兩道，一道是廟宇的大門，這在山頂上，那便是鷄鳴寺廟宇的大門。王漁洋先生的詩說：鷄籠山上鷄鳴寺，維宇凌霄鳥道長；這可以說明，鷄鳴寺是

建立在一座小山上，而這一座小山，昔人名之爲鷄籠山。但是「鷄籠山」這個名稱，到現代却已經失去，僅不過是留在王漁洋的詩中而已。廟既建於鷄籠山巔，而上山又有一段鳥道，這段鳥道的入口，還樹立了一個石製的牌樓，這便是鷄鳴寺的真正的山門。以這道山門爲分野，入內則爲登山鳥道，出外則便是成賢街的柏油馬路。

「山門石級，右有誌公臺，爲武帝時實誌禪師施粥處。」這是拙作在鷄鳴寺小誌的中間的一段。這個誌公臺便入山山門的入口處；誌公臺是以磚石所建築成的，可以說是相當的堅固。當然我決不敢相信，那便是梁武帝時代的遺蹟——一千四百年前的建築；可是却一定比現有鷄鳴寺來得古老。這一所誌公臺，因爲建築得相當的堅固，一切佛像以及供奉的桌臺和香爐，都是石質的，所以既無人偷也用不着和尚去看守。

日本軍隊姦淫擄掠

毛病就出在這裏，鬼子兵就將誌公臺當作陽臺，拖了些民間婦女，到那裏去強姦。說也奇怪，日本憲兵隊會禁止士兵強姦中華民國的婦人麼？果真如此，那末根本不應當發生所謂姦淫擄掠的事。侵略軍最高目的也就是掠奪，對於部隊的小掠奪，根本是抱着閉一隻眼睜開一隻眼的作風。憲兵隊之所以來調查「誌公臺事件」，其目的是在爲防止性病；換言之無一不是利己主義，正和防疫注射一樣，豈有爲中國老百姓着想的道理？

憲兵隊長來到鷄鳴寺的用意，是要我們和尚隨時都到誌公臺去巡邏一下，以便使強姦民婦的鬼子兵多少有點顧忌。其實這也是空話，鬼子兵

曾有過當着其父母以強姦其子女的實例，焉是和向巡邏便能阻止其暴行？憲兵隊長之前來鷄鳴寺，照我看來，僅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。

由於憲兵隊長留下了一張名片，要我們和尚隨時可以和他取連繫；我們就利用了這個機會，向他去要了一紙的通行證，使得我和守志師傅得以成行，就此逃出了陷區的虎口，這一段已略書於空門行腳的末節。

我和守志師傅一走出山門，再也看不見二空那一班送別的和尚們，頓時一股說不出其所以然的情緒就湧上了我的心頭。能逃出陷區是我八個月來無時不在追求的目的，可是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下午，我一頭鑽進了永清寺的柴房以來，幾經患難，歷盡艱辛，養生送死，休戚相關，我真是和那一班和尚們，發生了不可分離的感情；所以我一出山門，反而站定了腳，回顧那一石造的牌樓，久久都不忍離去。

「怎樣？不想走麼？想做和尚的話，不妨跟我回到永清寺去，這所廟子是值得你留戀的。」送我出寺的守志師傅，本是駐節在永清寺的。守志師傅永遠不會解除他那種高度的幽默感。自從守印師叔圓寂後，在「大公會議」席上，力主我逃出陷區的是他，向憲兵隊挺身而出，去領取通行證的也是他，自動願意陪同我突破陷區的更是他；而他在下山的瞬間，立即這樣的調侃我，這並不是他有意來挖苦，而是出諸於他那幽默的性格。

守志師傅見義勇爲

臨危收容我，患難庇護我，逃亡相伴我，固

然是發之於菩薩心腸，和國家民族的意識。可是這守志師傅本身來說，又有何裨益呢？尤其是從走出鷄鳴寺山門到上海這一段途中，到底會出什麼岔子？誰也不敢逆料；我是當事人，只有硬着頭皮去撞，而守志師傅，以個人的利害來說，根本沒有這種必要。而他却那樣的見義勇為，一直要送我到上海；這是要具備有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的精神。他那種高度的幽默感，是出之於極其自由的，我根本不以為怪，可是我卻無詞以對！

「……」

「有點怕麼？那末你就一路念心經吧！記住！心經救過你的命，『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……』」。

他沒有來拉我的手，而卻從我的手取去了那個小包袱，頭也不同的向西走着，我也只好悶着頭跟了上去。

過了中央大學，再走到鼓樓附近，這區域會是我工兵營的防區，有一所碉堡是我的工兵營所築的。我瞬間所感觸就是：觸目儘多腸斷處，傷心偏過舊碉樓！

觸目儘多腸斷處

這就是我寫在本文爲首的那首詩的末兩句；我一面走一面哼哼着，想把這兩句構成二首七律的型態。

「你還是唸心經？」守志師傅向着我。

「不！我在做一首詩。」

「又在做詩？也好！你有做詩？也好！你有做詩的心境就過得了關的。」師傅笑着對我說。

「不，師傅！不是這樣的說法，您看看那個。」我指着那座碉堡說：「那是我做的！」

「你從前打過麻將麼？」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扯到了題外。

「很少，師傅！我不太喜歡賭錢。」守志師的這一問，真弄得來我莫名其妙。

「大賭一次吧！我送你還俗，便是希望送你再去賭一次；贏它回來。輸掉了個把碉堡算什麼？我們還有的是賭本。」

「謝謝師傅的金口玉言；我們一定要贏回來才是，否則我寧可跟您回永清寺去做小沙彌。」

「因爲你有這股志氣，我才冒着極大的危險送你的。守印死了，我老了，二空不中用，一切都寄望於你。」

「打仗與阿彌陀佛也有關係麼？」我奇怪師傅的說法。

「怎麼沒有？永清寺的石榴園中就有四十六具被殘殺的屍屍，我們怎對得起死了的人！」

守志師傅畢竟也是吃糧的人出身，這一股子氣，他也一樣的嚥不下去。我聽了他這句話，我的膽子才壯起來；說真話，我對於這一次走，是相當萎縮的，也可以說是相當的害怕，硬着頭皮衝，無寧可說是很受到守志師傅的鼓舞。

「師傅！今天還有夜車到上海麼？」

我想起了我們不光是出鷄鳴寺的山門，還得坐車到上海，而現在的時間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，雖然夏季的晝間很長，但等我們走到下關，也得在黃昏的時候。

「要坐明早的車了，那裏還有夜車？這條鐵道常常會中我們的埋伏。」

「埋伏？我們還有兵在沿線打仗？」

「不！是埋伏，不是正規的部隊。」

第五縱隊，游擊部隊，這些字眼都是爾後才流行的；不說守志師傅不懂，連我這個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，也都似乎沒有學過，我們在兵學上只學過「奇襲」而已。

「那是奇襲，怎能說不是正規的部隊？」

「不是就是不是，我比你懂得清楚。前些日子還挖掉過一段軌道呢。」

「您怎會這樣的清楚？」

「爲了你的安排，我已去過下關好多次了。」

「那末我們在下關要過一夜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住在那裏？有旅館麼？下關不是全都燒掉了。」

「山人自有妙計！」守志師傅打着戲腔。

我們行行復復行的走到了挹江門，這更是觸目儘多腸斷處的地點。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夜裏，我就是在此，失去了我部隊的掌握，而成了一個光桿兒的敗兵。

在空門行腳中，我曾寫過我自己在挹江門的故事，後來據我所知道，我的大舅老爺謝承瑞團長，也就是在此地殉了職的。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：凡以器斟酌於水謂之挹；弱水三千，竟給了我一瓢飲，讓我苟延殘喘！可是這挹江的一瓢水，可以謂之爲苦水。

游擊部隊襲擊日軍

挹江門的一瓢苦水

把江門因為根本沒有發生過真正的戰鬪，所以並無多大的破壞和變遷，連新生活運動的大標語，都沒有變更，只是換了一幅紅餅餅的日本旗！站在城門口守衛的，則是耀武揚威的鬼子兵。中國老百姓走過這裏，都要脫帽鞠躬，我和老和尚當然也不能例外。

「這就是我不願時常進出城門的原故。」

當我們學着其他老百姓行禮如儀，而走出城門之後，守志師傅輕輕的對我這樣的說。

我當時非常的恍惚！大退却時我在此受阻於自己的部隊，而現在竟得向鬼子兵鞠躬，才能跨出了這道門；這道門畢竟是地獄與天堂的分野線麼？因此，我雖然與守志師有同感，而其份量則不同，所以我僅作了沉默的抗議，並沒有響應他的話。

在大退却時，為了堅壁清野而火燒下關，歷時業已八個月，但並沒有任何復元的現象，最多只不過在敗瓦頽垣上臨時蓋了一點茅草，使沒有逃亡或沒有被殺戰的老百姓以避風雨。

夏晝很長，天沒有太黑；在路傍人們所擺的地攤還沒有收場，當然盡是些破銅爛鐵，為求一飽，傾其所有的想換幾文買米的錢，強烈的顯示着戰敗的蕭索。

「易餅市傍王殿瓦，換魚江上孝陵柴！」我突然記起這兩句古詩，無頭無尾的也僅僅只記得這個片斷；可是，這真是為這些日暮途窮的人們在寫照，更強烈的反映出國家的興衰。

守志師傅正偕同我走向廢墟的一條曲巷中。

却後下關沒有旅館

「師傅！我們到那裏去過夜？」我又再度的問着，當然規矩的下關已經證實不會再有旅館；連鷄鳴早看天的歇店也找不着。

「我說過；山人自有妙計，你還不够放心？」他反諷了我一句。

「為什麼我們出城也不查防疫證？」

「全都打過針了，還查個啥子？」

「那末我們的通行證有啥用？」

「那個是爲了明天買車票用的。」

「……」我沒有再說話

「又害怕了麼？」

「不，師傅！天快黑了，我有點着急。」

「鬼子兵的刀擱在你頭上，我不是看你很鎮靜的嗎？」他靠攏我一點，用肩膀頂了一頂我的背說：「你推推那個門看！」

那是一所樓房，屋樑和有木料的地方都已燒去；只剩了四面磚牆。本來就是紅磚的，燒過火反而變成黑色的了。石庫的門框應當是配上一對對開的黑漆大門，可是只有一片薄板掩蔽着，而且大小還不太合縫。這便是守志師傅用肩膀指示要我去推的門。

我愣住了，連屋頂都沒有的房子，會有人住麼？我們或許要靠在牆腳邊過夜吧！

門突然自動的開開了，裏面漆黑，我一眼看去看不清內裏的人。

「請進來！」一股很熟習的口音，但一時想不起是誰？忽然間覺着背後有一股力量向我一推，我只得順勢的先鑽了進去。守志師也隨着跨前了一步，就手掩上了那片薄板門。

只聽到一聲擦洋火的聲音，燃着了桌上的臘燭，才使我看清楚，原來是施施主——也是永清寺時代的難友的一員。

「很奇怪吧？我沒有被鬼子兵殺死！」他先開了口。

「施施主！你怎麼在此地的？師傅！你也沒有告訴過我！」

施施主也會是我們在永清寺裏的難友，自從他不告而別的回到了八掛洲去後，我久已不聞他的消息，這位地頭蛇，甚至於我懷疑他已被鬼子兵殺掉。

「告訴你幹啥？施施主叫我不要說的。」

「坐下，坐下！慢慢的談。」

施施主先接下了我手中的小包袱，哈哈的大笑着說：「二覺師！你沒有想到吧！老夫還有這一手！就憑我這兩撇仁丹鬍子，料想鬼子兵也不敢殺我。」

這是一所鋼骨水泥架子而鑲以紅磚的舊式樓房，二樓的屋頂是木樑，所以被燒掉了，但一樓與二樓之間是水泥頂板，還可以聊蔽風雨，從外面看來反而看不出是有人在住着。屋裏當然談不上有什麼擺飾，可是一床一桌和幾把椅子，並不顯得太寒酸和侷促。

八仙桌上放了三碟小菜和一瓶高糧酒，杯盤碗筷都很齊全。守志師傅首先坐了下去，用手先拈了一條豬耳朵塞在嘴裏拉拉格，拉發出那細嚼的清脆聲音。

「施主！你真是洪福齊天。」我知施先生也一並的對面坐了下來。

「你爲什麼不說是菩薩保佑？對了，你明天

永清寺時代的難友

就得還俗了，可是也不要忘記了你曾經是佛門弟子！」

我們一面喝着高糧酒，一面就開始聊着。我記得自從江面上有了一隻日軍的小汽艇巡邏之後，本來是早來晚歸的施施主，就從此沒有再來過永清寺；我當時曾爲他和他小姐很擔心，却沒有料到今天逃出南京的第一步，先作了施先生的座上客，焉得不令我是又驚又喜！所以我先舉起了酒杯說：

「施施主！我先借您的酒敬您，以祝您福壽康寧。」

「不！應當我祝你這一次去旗開得勝！」

「不要這樣酸好不好！我們三個人一齊喝。」

施施主話一開頭，便敘述着他如何的機警，當他一聽到江中有了敵軍的巡邏艇，便直覺得感到江心洲上再也呆不下去。所以他就帶着他的小姐來到了下關。因爲下關是他的山門碼頭，只要有人，他便有辦法居留下去。最主要的着眼是下關的大難已過，而江心洲却是方興未艾，所以他把握時機，寧可搬到敵人的窩裏來，反而會安全得多。

「您爲什麼不教師傳告訴我們一聲，免得我們那樣的望念您。」我偶而在他的談鋒中，插問了一句。

「枉空你還是個軍人出身，連軍事保密都不懂？」他又浮了一大白眼說：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來下關都是我和你師傅爲你佈置的噯！」

「那我當然得謝謝您，施施主！」

「那你得先謝謝你的師傅，他本是江湖上的大哥，不過早就洗手了。」

「施主！不要再宣我的底好不好？我們大家

再乾一杯。」守志師又一飲而盡。

恨不相逢未娶時

「那末，施主！您的小姐呢？」我問着。

「她已經回洲上去了，現在已經安全了。」

「怎麼？你還俗便想當施家的女婿。」守志師傅又調侃着我。施施主原有一位小姐，爲了躲避鬼子兵，曾匿居於蘆葦舟中，歷時二月，我在永清寺，他們曾戲言將施小姐許配給我。

「我們施家那有這種福氣？二覺師！不，你俗家到底姓什麼？假設你不嫌棄的話，我叫我閨女等你，等你打勝仗回來。」施施主將酒杯放下，很認真的對我說。

我突然的站了起來，我向施施主鞠了一個九十度躬，這回我沒有合十來行佛教的禮節。我一面說：

「施主！您不知道中國還有一位假和尚的祖師叫做曼殊大師的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，好像他姓蘇。」

「就是他，他有一句詩，是仿唐人的句子的：恨不相逢未娶時，我現在又得仿我這位假和尚的祖宗，我要說：『恨不相逢未娶時。』我怕施施主和老師傅都不懂，所以我最後又補充了一句說：『我是結過婚的人。』」

「那怎麼你在永清寺的時候沒有談過？」施施主臉都紅了，幸虧他已經喝了幾杯酒。

「這也是軍事保密。」我笑着說

「我說嘞！一個洋學生，那有二十六七歲不結婚的。」老和尚又夾了一塊豬耳朵。

「師傅！」我轉過頭去望着他說：「您怎麼我是洋學生？我幾時告訴過您麼？」

「你發誓，你不懂日文？你瞞我的事太多了。」

「是的，師傅！我也有我不得已的苦衷，今晚是我在南京最後的一夜，我願意將我的身世都報告你們。……」

「用不着，還太早。」老和尚制止我再說下去，他說：「假設我們不出岔子的話，明晚，你到了上海後，再告訴我；現在連我也不想再多知道。施主，請你也原諒。」

大家都太認真了，誰都沒有再開口。守志師傅的高度幽默感也使喚不出力量來。還是我再度發難來打破這種沉寂，我說：

「施施主！您既然在下關這樣的有辦法，您爲什麼不設法送我過浦口去，免得我還得折騰到上海，而上海又不是我們的後方。」

「哼！浦口呀！早已有敵人了，那裏還過得去。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，今年三月至五月間，我們在魯南打了一個大勝仗，殺死了好幾個師團的敵人，我們稱之爲臺兒莊之戰。」

「您怎會知道？」

「我當然也有我的情報，鬼子搞不過我們的；凡是中國人都會爲我做情報的。假若能過浦口的話，我早就叫你師傅接你來下關了。」

「謝謝您，施施主！我雖然無福做您的女婿，可是我願意也做您的徒弟，出家的師傅算他，在家的師傅算您。」

「不！我們洪門不講這一套，假設能開香站的話，我倒願意收你做弟兄。」

施先生突然站了起來，拉出了一個江湖上的信號，拐了一個雙龍頭。（待續）